



柏林的文化設施史

黎養源

——普王威廉腓特烈第一以前的柏林——

『柏林』這個名稱大約出自斯拉夫語，原意是「一個物產很少的沙場」。有史以前，斯拉夫民族的一部分——或稱

溫德人 (Wende)——游移來此，居留於司卜列河 (Spree) 的兩岸。他們開闢了這塊地方，天天和泥沙石礫奮鬥；所以到了德意志西南各處已有較高的文化時，他們這裏還沒有甚麼建樹。後來德意志皇帝到意大利去，同時，德意志的十字軍向東方進展；易北河 (Elbe) 之東，纔開始日爾曼化。

一二三四年，皇帝羅達爾 (Lothar) 把國土的一部分授給阿爾卜列西伯爵 (Albrecht von Ballenstedt)；於是聖堂衛士的勢力漸漸地擴張到了此處。現在柏林境內的幾

個地名，如聖堂院 (Tempelhof) 聖堂山 (Tempelberg) 都是當時留下來的紀念。

【註一】阿爾卜列西伯爵出自阿斯康爵侯 (Akanische Fürsten) 之家。
【註二】聖堂衛士 (Tempelritter) 即十二世紀初葉所組織之騎士隊，用以從回教徒之手奪回耶路撒冷聖堂而護衛之者。

當時此處建築了一個卡林寺院 (Chorin)。至一一八〇年，基斯特僧人 (Zisterziensermönche) 又建築了一個雷寧寺院 (Lehnin) 於阿斯康侯爵墓廬之上。

繼阿爾卜列西之位者為約翰第一 (Johann I.) 及鄂圖第三 (Otto III.)，他們兩人都以為此處可闢為商場，交易各方運來的貨物，因此努力於都市的建設；並築一長城將柏林和他的鄰區扣恩 (Köln) 圍在一處。這圍城到十七

世紀還不變地留著。圍城之內，柏林和扣恩之間，當時還有許多隙地，後來建築了不少的房屋；到一四三二年柏林和扣恩兩市的房屋才漸漸地接近起來，成爲一個都市。

那時長橋之北建築了一個柏林和扣恩的聯合市廳；但兩市尚各有一市政廳：扣恩的市政廳在扣恩魚市（Köllnischer Fischmarkt）柏林的在牛酪市（Molkennmarkt）。後又在史班道街（Spandauer Strasse）設立一個新市政廳，此市政廳到一八六一年還存在；同時又將聯合市政廳的法庭移到巴伯司彼格邸園中（Babelsberger Schlosspark），此法庭現尚存在。

〔註〕長橋（Lange Brücke）現名選侯橋（Kurfürstenbrücke）。當時司卜列河較今者寬數倍，而且兩岸低窪，故築橋甚長，乃有此名。

一二七一年，鄂圖第三之子將一塊地基贈給佛蘭西司僧人（Franziskanermönchen）讓他們建築了一個長老修道院（Kloster kirche der grauen Brüder）。院中最後的一個僧人死後，便改做了一個學校，將當時的聖尼古拉和聖瑪利亞兩個教會學校併入其內。校內的唱歌室和禮堂均係一四七三年所建築。到了一五七四年又改爲長老院中學校（Gymnasium zum Grauen Kloster）。此中學校成立不久，即有學生六百人，教員十三人。柏林大學教授潑斯考

茨基（W. Paszkowski）說：「一五七四年間，卜蘭登堡（Brandenburg）的青年的渴望教育，足以證明當時人士對於學術之興趣與傾向。他們想和德意志的其他各省競爭，尋覓一條出路，所以能努力於學術發達之提倡。」

柏林的聖靈養育院（Hospital zum Heiligen Geist）大約十三世紀所築，當時院中住了幾個年老的人。到一九〇六年改建爲高等商業學校（Handelshochschule），把院中的禮拜堂改做禮堂，到現在還留着一個十五世紀的凸圓形屋頂。

一三一九年，郡侯瓦爾德麻（Waldemar）死後，柏林一帶開始陷入一個紛亂時期。沒人知道，這一帶地方究竟歸誰管轄。當時皇帝的諸侯都沒有特殊的勢力可以與人抗衡。經濟的生命通常以金錢爲轉移，有錢即有勢力。貴族與諸侯既都倚賴都市以濟其貧困，故都市的勢力大於貴族與諸侯。

當時德意志的各都市都漸漸地繁盛起來，柏林因之增高了牠的地位；自從加入商業同盟之後，又將附近各村市都劃入區域之內，如版考（Pankow）、法爾肯貝（Falkenberg）、力希登彼格（Lichtenberg）、瑪利恩朵夫（Marienthorf）以及扣彼尼克（Cöpenick）等處。

【註】商業同盟 (Hanse) 爲中世紀北歐各都市保護相互間之貿易的聯合。

因當時富裕之故，柏林及扣恩的新舊董事會在一三三五年同頒布各項禁令：『未嫁的婦女不得戴重過四分之一磅的金製飾物及珠寶；違者罰銀五磅。並禁披黑貂皮。在舉行婚禮時，不得陳設菜蔬至二十四之數，而且每菜不能過二人之食。最後的鐘聲響後，無論男女，均不得在外跳舞。 (der letzten Glocken ock nymand up der Straten dantzen soll, es sy Frowe oder Mann)』並且當時市中居民，二十年之久，爲宗教的禁條所束縛，除學會到各寺院祈禱之外，別無可述。

【註】最後的鐘聲即冬季晚九時後，夏季晚十時後。

一四一一年，皇帝西基司蒙 (Sigmund) 命和亨左列爾腓特烈 (Hohenzoller Friedrich) 爲郡守。他入境後，對於境內驕橫的貴族，頗能加以取締；一四一五年被選爲郡侯之後，他把全境各市的董事都召來柏林，又讓他的兒子腓特烈第二干預政事。腓特烈第二，混名爲「鐵漢」

(der Eisene)，當時想在柏林建築他的宮室和庭園，於是擇定了一塊地基：「從傳道院的大門起，一直到長橋，再沿着司卜列河到圍城邊再回到傳道院的大門口。」於一

四四三年將基石安定之後，柏林的居民，都以爲將來這建築物完成之日，市中不過多了一個淫威的堅壘，所以同時騷動起來，要阻止這建築計劃的實行；然終被選侯很嚴厲地壓服下去。於是有一部分居民離開了柏林，移居威敦彼格 (Wittenberg)、法琅佛德 (Frankfurt) 等處；商業從此衰落下來。全市居民的數目：柏林減至六千；扣恩不過三千。那時都市所用的徽號是一個紅色的鷲，腳爪按在一個帶着頸環和鐵鍊的熊身上。

腓特烈死後，柏林漸漸地改變了形勢，不僅工商業一天天發達起來，而且成了貴族和顯者時常往來之地。他們購置房屋或建築宮室，城內一部分的街市因此日趨於華麗。

當時選侯的收入亦甚豐富，柏林附近各村市的居民都擔任賦役；選侯府中遂設一專管機關以司其事。此外還設了一個高等法院，受理高級官吏及貴族之訟事；聘請有名的法律學者數人，充當法官，並採用羅馬法律。普通市民的訟事則由縣知事審理。選侯每年到高等法院會審四次之外，兼理各種民事的上訴，並保留重大刑事的證據法 (Bestätigung ungsrecht in Schweren Strafsachen)。到了一五四

〇年扣恩市民閻爾哈司 (Kohlhase) 被處死刑之後，高等法院又變成了高級的裁判機關，就是各城鎮鄉的法庭的控

訴院 (Appellationsgericht für alle Stadt-, Land- und Dorfgerichte)

選侯約奧希謨第一 (Jochim I.) 是一個有天才的人。

他很注意文化事業，一五〇六年在法琅佛德設立了一個蘭登堡的國立大學。當舉行成立典禮時，選侯的演詞中有一段說：『德意志境內，我們的這塊地方，各色技術人材都還齊備；祇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却比一個白色的鳥鴉還難尋得，所以境內的人必須在阿爾卑斯山的那一面去搬取智慧。小康之家何能盡量地供給子弟們求學的用費？況意大利的教授大半驕傲而且懶惰，每每將他們的功課延期講授。前去的學生都要久留彼處，有許多因為用費不足，半途而廢；有許多因為沒人接濟，流落在意大利。』

當時選侯又聘請了些有學問的人到柏林來。那時柏林的概況可以從一封信上看出來，這封信是一個講人道主義的長老特利太謨 (Trieheim) 於一五〇五年寫給他的友人的。他那時對於柏林頗不滿意。信上說：『我住在這裏，蒙上帝的保佑，身體康健。並且承選侯的優待；祇是和許多有學問的知己完全隔絕了。這裏的居民都很好，但太過於粗野而且無學識。他們愛飲食甚於愛科學。很不容易覓得一個愛書籍的人。因為教育缺乏的原故，使他們成了一個

這樣的社會，終日以放蕩和狂飲為樂。不過他們的敬神和虔信宗教一層還能使我滿意。他們很殷勤地到教堂去，誠意地參加各種聖節，並能嚴肅齋戒。在德意志各民族之中，對於基督教的信仰能完全接受的，恐怕要算他們。他們雖不以耽溺於酒為痛苦，然有許多人尙能稍有節制；而這些從佛蘭克 (Franken) 和史瓦培 (Schwaben) 搬來的人，據我的考察，他們染了這惡習之後，飲酒發狂每每比本地的居民還厲害。『境內的生活就只酒食。』

一五〇六年特利太謨仍舊回南德意志去了。當時選侯的宮中還住了一個占星者名叫卡朗 (Corion)，他又是一個史家，那時正預備著一部世界史，他又會醫術。選侯為着他在宮中設立了一個望星台。不過他和選侯兩人觀星的結果，不見得與事實完全符合。他們預料在一五二五年五月，柏林和扣恩南市都要被暴風雨損毀；所以那時選侯帶着他的官吏早早地離開了柏林，住在克魯斯貝 (Kreuzberg)。但到了那天，這災禍並沒有實現。於是選侯夫人要把他們接回柏林來，並且說：『恐怕不獨百姓要受上天的懲罰吧！』選侯聽了，大為感動，立刻回柏林來；下午四點鐘前後，選侯尚未到時，天氣已經慢慢地變了。當他剛來到扣恩城門口，車前的四匹馬和幾個僕人，同時被雷打死；

但此外沒有別的損害……這一段故事載在梅森 (Meisen) 所著的下蘭登堡境內的科學史 (Die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r Mark Brandenburg, 1781 年出版)。

當時境內却有不少的學者，但都不願留在他們的故鄉。

梅森說：「國人中間未嘗不有些有學問的人，未嘗不有些對於科學很感興趣的人；不過他們當這紛亂的時候都離開了他們的祖國，搬到使他們能夠得到平和的生活並且能夠造成一個知識淵博的環境的地方。因為住在祖國之內，科學和風俗的暗昧和野蠻以及身體上安全的缺乏使他們深感不快。」

一五一七年赦罪講道師帖策耳 (Ablassprediger Tetzels) 來到柏林，大災難黑死疫的結果，使許多的市民都去拜會他。到了第二年，土地改革運動之下，柏林各寺院，荒無居人。直至一五三九年十一月二日，柏林的董事和市民始受二種聖餐禮 (Das Abendmahl in beiderlei Gestalt)。三百年之後，柏林市政府每年印鑄許多的獎章，當各學校在這天開紀念會的時候，分給高年級成績優美的學生。

在十六世紀之中，柏林的生活仍舊和德意志別的都市一樣，優美富足；因此又有種種反對奢侈的禁令。一五一五

年間已經有過這樣的規定：富人在結婚的時候，請客不得過五桌。梅森說：「這個禁令廢止之後，一五五一年又頒布了新的禁令：「都市中的居民，無論職業的高下，在結婚時，誰也不能有宴請賓客過十桌之權，而且每桌不得過十二人；但十歲以內之男女兒童，得在規定桌數之外，另設一桌。域外的居民，宴請賓客時，若能先報告本地的董事，得在規定桌數之外，按照其財產之多少，增多一桌至二桌之數；而且雇工及婢女，均不算入賓客之內。」此項禁令不久又經修改，「舉行婚禮時，宴請的賓客至多不得過一百五十六人，但廚役、僕人、更夫、婢女等不在此數之內。每人至多四個菜，遠來的賓客得多給一菜。飲料只許用本境的白酒、紅酒和皮酒或自釀的各種酒；外來的酒，除係外人贈給新郎或新婦的禮物外，一概不許拿出敬客。並且所宴賓客，除外國人或遠方人得久居若干日外，其餘的都不許在主人家停留過三日之久。」奉行此項禁令的，當時不僅柏林一處，所有選侯所轄各都市以及人口稠密的村鎮都是一樣。由此可以證明當時境內之富足和一般人的奢侈浪費了。」那時還有法浪佛德的一個神學教授莫斯古盧斯 (Muskulus) 痛詆婦女的時裝。但當時各種限制，不久都被國人所輕視了。到了此世紀之末，宴會以及其它

娛樂，競相奢靡；柏林的繁華，因此大著。

文藝復興時期卜蘭登堡選侯的許多建樹，有到現在還留着的。那時嫌柏林的宮庭對於這偉大的生活過於狹小，所以讓柏林有名的建築師台斯（Theiss）和彭徹（Buntschuh）兩人將牠改造。並且在腓特烈洲（Friedrichswerder）建築了一個獵宮，就是現在頁格街（Jägerstr.）的國家銀行。還佈置了一個花園，現在還留着。在賀爾司高敦街上（Holzartenstr.）。還建築了一個柏林市董事局，後改爲維爾達教堂（Werdersche Kirche）。現在柏林的王宮橋（Schlesbrücke）就是當時建築的亨德橋（Hundebrücke）。那時選侯約奧希謨第三，即有名的「神聖羅馬帝國的第一員大將」，他又設了一個大獵場，就是現在的動物園（Tiergarten）。一五七八年，意大利的城堡建築師羅舒（Rochus）到了柏林之後，選侯又讓他改築宮庭，並計劃別的新建築。

那時柏林境內雖然富足，教育事業却沒有特別的進步。除長老院中學之外，在彼得教堂成立了一個拉丁文學校，後來改稱扎恩中學。自從一五四〇年漢堡的學者克勞斯特（Knaust）充任該校校長以後，學校內排演戲劇之風盛行一時。他的作品「耶穌降生」一劇，深得當時人士的贊許。

各小學校多以劇本爲課本，令各學生熟讀排演。

後來長老院內又添設了一個實習工場和一個實驗室；水族館、禽房、獸房、天產物陳列室、以及鍊金術用各種器械，同時都設備起來，由當時一個有名的博學者託爾乃塞（Thurneysen）辦理其事。託爾乃塞於一五三〇年生於巴色耳（Basel），他的父親是一個首飾匠。當初他也是一個手工業者，後在歐洲各國當兵，到過非洲和亞洲，因此見聞很廣。後來他又在梯羅爾（Tirol）的鑛山裏作工，對於自然科學和鍊金術很有研究。他還有許多著作，如真理之一粒（Ein Körnchen Wahrheit）一時很受社會的歡迎。這部書中敘述許多不可解的雜識，還有許多不相聯屬的問題，頗足以誇示他的博學。後來他到了法琅佛德，將他的一部醫學和占星學書籍付印。一五七一年他又著了一部書，名叫披頌，述說境內各河流中的神力及寶藏。他說：「司卜列河的水是淡綠色而且有聲音，他的泥土裏邊一定有黃金和珉瑯質。」他又說：「哈威爾（Havel）的水是死的。若讓婦人飲了，她的舌一定變成毒惡的、尖利的、使人生氣。」他的著作和人品引起了卜蘭登堡選侯的注意。又因他治好了選侯夫人的病；選侯便聘請他爲宮庭醫士。於是各處的貴族和顯者來央請他治病的很多。他在長老

院的實驗室內製了許多的膏丸藥水和防禦惡疾的護身符；還印了一部歷書，當時很銷行。那時一般人士沒一個不稱道他，於是他成了十六世紀的一個有名人物。他還在柏林設立了一個印刷局，用了二百多個工人，這算是當時城內一個偉大的工業設備。那時柏林的居民總共不過一萬四千人。

一六〇七年，約奧希謨第三又設立了一個中學校，招收免費生一百二十名。其中十名爲貴族子弟，十名爲宮庭官吏之子，二十名爲牧師之子。入學年齡爲十三歲。修業四五年後得升入大學，一切用費亦由公家支給。畢業後用充國立各機關之官吏。

柏林的精神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未爆發以前，毫無起色；因爲當時卡爾文教徒 (Reformierter) 與路德教徒 (Lutheraner) 不時爭鬧，甚至於暗殺械鬥。三十年戰爭之結果，柏林雖不和其他的幾個德意志都市一樣，破毀無餘，但也受損失不少。那時選侯威廉喬治 (Georg Wilhelm) 很想在瑞典和帝國之間嚴守中立。不過卜蘭登堡這地方在戰略上很有意義，爲兩方必爭之地。一六二七年窩楞斯泰因 (Wallenstein) 到了柏林，他的軍隊在柏林駐紮十六月之久，全市居民先後擔負糧餉至三十萬元 (Taler) 之多。

開拔時尙大遭劫掠，損失無數。不久，瑞典的砲兵又到了城外，柏林城幾爲砲彈所毀；結果每月由選侯籌集三萬元以充軍用，始行退却。

一六三三年，窩楞斯泰因又到了柏林，那時選侯不得不結歡皇帝，開始徵收戰事稅 (Kriegsteuer)。不久，柏林又爲瑞典人所得，將全城居戶所有，劫掠一空。當時市民死者幾及全數之半。房屋多傾頽，城牆亦陷落多處。城外各村鎮，一部分被毀，一部分被焚。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藝術和科學的生活。那時柏林和扣恩的居民減到一共不及一萬之數。

怯懦無能的威廉喬治死後，繼位者力圖振作，欲使卜蘭登堡的政治，上一個新的軌道。一六四〇年起，開始建設普魯士德意志國 (Preussen-Deutschland)，柏林方面同時發展精神的生活。那時大選侯爲威廉腓特烈，他整理財政，振興實業，開闢運河及馬路，並設立有信用的郵政機關，訓練組織嚴密的軍隊；他相信這都是一個國家的新建設的基礎。到了全境人民生活安定之時，便著手文化的設施。

約奧希謨所設立的中學校，在一六三六年爲瑞典兵所毀。維司特法列和平條約成立之後二年，校中一部分教員，

集合選侯宮中：由選侯讓出房屋數間，先恢復了這個學校並按月給公費若干。到了一六六七年，堡格街（Burgstr.）的新校舍築成之後，才從選侯宮中搬出。

一六八一年還設立了一個在耶穌新教之中不分派別的拉丁學校（Leitenschule），校長和教員都選擇有實學的人材充任，不論其信仰如何。一六八四年又成立一個新的青年學院（Neue Akademie für die Jugend.）由選侯聘定一法國人拉波里（La Borie）全權辦理。後來改名為柏林的法蘭西學院（Französische Akademie Zu Berlin.）由拉波里訂立課程——法語及意大利語；跳舞；擊劍；矛、火器、旗幟之各種練習；聲樂及機械的音樂；地理；築城學，普通建築術；藝術畫；製圖術（此科須按照一定之原理原則講授，就是要採用拉波里所發明的一種製圖儀器）；算術；法文、意大利文及德文的習字；及禮節等。此學院試辦不久，即改名為法蘭西中學校（Französisches Gymnasium）。

選侯年少時到過荷蘭，對於荷蘭的藝術深感興趣。後來在他的宮中設立了一個藝術及博物館，把他在荷蘭時所購買的圖畫以及各地所搜集的博物均陳列其內。卜蘭登堡是一個反羅馬教的地方，各寺院都早已廢掉。寺院中所藏的

書籍和鈔本，都搬來選侯的宮中，因此設了一個圖書室。一六五八年，起，宮庭的高等官吏、董事、以及各有名的學者都能入內翻閱。這就是後來王家圖書館（Königliche Bibliothek）即現在的普魯士國家圖書館（Preussische Staatsbibliothek）的基礎。當時藏書二萬卷，又手鈔本二千卷。

那時候新耶穌教會中路德和卡爾文兩派教徒時常互相辱罵；雖設法禁阻，但很少效力。選侯便命令所有境內的教徒，以後只許用文字宣道，不得再設立講壇。因此有名的牧師格蘭哈德（Gerhardt）不願再留在柏林。

後來選侯將一個法律學者兼歷史學者蒲芬脫夫（Puffendorf）接來柏林，讓他著一部『選侯威廉腓特烈的歷史』。一六九四年蒲芬脫夫死後，選侯便讓萊勃尼士（Leibniz）完成這部著作，當時他還在哈諾威（Hannover），後來也沒有甚麼結果。當時選侯宮中還有一個鍊金師名叫孔格爾（Kunkel），他製造了些紅色玻璃和硝石等物；選侯替他在波司敦（Potsdam）設立了一個實驗室。還有一個宮庭醫士，名叫愛爾司哈斯（Elsholtz），是當時一個有名的植物學者。選侯替他在雪尼彼格（Schöneberg）開闢一個花園，種了許多的花木和蔬菜，這就是現在柏林大學的植

物園 (Botanischer Garten)。那時選侯還歡喜種樹，從亨德橋一直到動物園，道路兩旁種了一千株菩提樹；所以後來這條街名叫菩提樹下 (Unter den Linden)，現在的柏林大學和國家歌劇院都在這條街上。

柏林的居民，到選侯死的時候，差不多增加到了二萬人。房屋的整齊、街道的清潔，當時很能得到外人的稱許。

選侯腓特烈第三，就是後來從一七〇一年起做普魯士國王的，當時因為各都市都很富足，想和繁華的法國競爭。

那時柏林的第一個建築師尼林 (Nering) 奉命建築兵工廠。

一六九五年，尼林死後，由他的學生史呂寧爾 (Schluter) 繼續擔任。現在柏林司卜列河邊有個地名，叫銅豪 Kuppergraben)，就是當日建築兵工廠時運送銅鐵的船舶停

的地方。腓特烈街兩旁的房屋，最初也由尼林擔任建築，

他死後便由建築師彼爾 (Behr) 擔任。還有建築師歐桑德

爾 (Essender)，當時擔任霞落登堡宮院 (Charlottenburger Schloss) 的建築。

選侯又從海牙聘來了一個荷蘭畫師，名叫做帖爾威斯頓 (Terwesten)。那時外國和本國的藝術家，當選侯注意藝術的時候，都想借此機會組織一個藝術學校；帖爾威斯頓也願參加這個組織。一六九四年，當選侯贊賞他在宮內

所畫的各種壁畫時，他們便請求在柏林設立一個藝術學院 (Akademie der Künste)，採用巴黎藝術學院的制度。

選侯使讓帖爾威斯頓和史呂特爾二人起草組織大綱；批准之後，又命大臣丹克爾曼 (Dankelmann) 為校董。一六

九五年在多羅帖恩街 (Dorotheenstr.) 開始建築校舍。兩年之久，校舍築成，共房屋六大間。不久即招生開學。但詳細章程到一六九九年六月一日才正式公布。此學院當時內部的佈置，據潑斯考茨基所述，為：「第一號房內教授基本的圖畫練習；第二號內教授石膏模型繪畫；第三號為校董、校長和教員的會議室；第四號內教授初入學者之幾何學、望遠術、及城堡建築術；第五號為解剖室；第六號為寫生畫室。」

後來此學院聘用許多奇巧的技師為教員，因此變成今日之技術手工學校性質。至一七〇六年改名為藝術與機械的科學學院 (Akademie der Künste und mechanischen Wissenschaften)，因當時在該院之內也可以學習刺繡、編織、金工、製錶、製造光學機械等。

此時學問淵博的人要算住在哈諾威的萊勃尼士。他年少時便有意在德意志設立一個科學研究院，和英法各國的一樣。他他希望他的理想實現於柏林，因為他相信選侯腓特

烈很重視科學。當時腓特烈爲他的圖書室搜羅了許多的書籍，同時命令全境的書店，所有新出版的圖書，都要捐送一部給他，陳設圖書室內。此項命令至今還有一部分効力。他又在哈列（Halle）設立了一個大學。一六九八年，選侯夫人蘇腓霞洛德（Sophie Charlotte）到哈諾威去看她的母親，遇見了萊勃尼士，談到設立科學研究院的事。後來選侯也贊成萊勃尼士的主張，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使這研究院成爲一個有德意志意義的，並須注重德意志的語言和歷史的研究。

萊勃尼士的計劃：院中應注重應用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如天氣的考察、自然的考察、以及醫學上的種種問題；並且怎樣使果木茂盛、怎樣防止害蟲、怎樣使獸類健康繁殖、怎樣醫治人類的傳染病、並研究病的來源和經過。並且由這研究院定度量衡的標準，審查各學校所用的課本。研究院雖設在柏林，但要直接跟國外發生關係，如俄羅斯、中國等，均從教會中選派若干人前去，專以研究自然科學爲目的。這種種計劃的實行，在當時使選侯感覺困難的，就是要籌措大數目的現款；所以只好將歷書的發行權讓與研究院。從一七〇〇年起 反羅馬教的國家都採用新歷，新歷的專賣便成了當時研究院主要的收入。

一七〇〇年六月十一日，該院正式成立；萊勃尼士爲院長；並加入法國學者多人，如維尼列（Vignolee），羅斯（Jacquoe）及賈倫斯基兄弟（Jablonski）等。當時的名人如其爾希（Kirch）及長老院中學校校長佛里史者，一七〇二年他得着他妻子的幫助發現了一個彗星；他所製的日歷以真確可靠著名。佛里史是一個有名的言語學家；他著有一部拉丁文字典和一部斯拉夫文學；當時他在院中擔任研究養蠶、蓄鳥及昆蟲學、寄生蟲學等，成績極佳。他在化學上亦有所發明，如柏林藍（Berliner Blau）之改良等。到了王后蘇腓霞洛德死後，萊勃尼士漸漸地厭倦起來。那時學術論文第一集在柏林出版，都是代表一時的傑作；萊勃尼士也有很多的著述載入其內。

科學研究院所出版的歷書，當時分爲兩種：一種爲普通的官商便覽；一種插入歷史的記載。這兩種至今還能引起研究文化史者閱讀的興趣。

一六九〇年間，柏林的法蘭西中學校內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學院；有名的學者劬凡（Chauvin）擔任院中的哲學教授，並有許多的外國學生前來聽講。他又發起一個辯論會，文武官吏以及法律學者都可加入。後來因爲他過於固執

並喜與人爭論之故，損壞了自己的地位。從此該校也一蹶不振。一直到四十年之後，愛爾曼 (E. Mann) 為校長的時
候，竭力經營，才恢復了舊觀。

潑斯考茨基說：「柏林城到了腓特烈第一的末年，氣象日新。全城分為二部：一部為舊有的街市，當時分為柏林、扣恩、及維爾達 (Werder) 三區；一部為新闢的腓烈特市及多羅帖恩市。各處的街道都很寬闊，而且比當時所

有德意志都市的街道都還清潔。街道兩旁都種着一行行的花木。並且開闢了些小運河，穿城而過；運河上架着荷蘭式的橋。城內的房屋，建築得都很整齊堅固，並且裝飾華美；把舊有的房屋比起來，正和幾個背脊彎曲的老人同許多魁梧奇偉的少年站在一處一樣。」

——上篇完——

清華週刊

第三十三卷 第四期 目錄

「三一」運動與朝鮮革命……………	芷 菴
去年日本勞動運動之回顧……………	內藤義弘
一九三〇年的國際政治……………	李景清
中國內水路航行權……………	潘如樹譯
金妹的丈夫們(獨幕劇)……………	叱
給彥生……………	羅念生
過故人墓……………	王桐齡
弔江東園梅花……………	王桐齡
弔荒山櫻花……………	王桐齡
哀 歌……………	葆 華

北平清華週刊社

